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五　宋杜大珪編

孫學士洙墓誌銘　李清臣

元豐二年十一月天子有詔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洙學術行誼有名於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其以為翰林學士入謝賜黄金帶廐馬塗金鞲勒文韉勑從官同燕集内侍監治具悉如故事名聲光榮赫然驚衆士大夫歆艶相語曰今天子學如舜禹湯文或制畫從中下

及對見諸臣有所訓諭言成法象體合經誥而孫公乃以文章蒙被知賞於詞臣為第一是其行能固有以得之行且大用矣十二月偕樞密直學士陳公襄詣城南省故人于坐感疾肩輿還城東第既累日不朝上馳遣太醫肹治內侍就問所苦者再親友省疾饋藥冠蓋交道塡門不絕明年五月頓劇不起奏上對輔臣嗟惜常賻外特賜錢五十萬録長子秉幼子樸為祕書省正字族子樞守將作監主簿諸孤奉柩南歸卜以元豐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諸孤及其弟漸來請銘清臣辭非陋漸曰子兄列職翰林踰月亟不幸雖受聖主恩本羇孤自信立朝無朋今欲襄大事維子其記不則何以慰諸泉下清臣曰子以是義命僕其敢不諾公字巨源自高祖以上為廣陵人曽祖易從始徙真州揚子縣祖再榮累贈尚書兵部侍郎皇考錫起家進士高等終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以儒林先生長厚有德稱于世公少奇邁秀出諸兒十九歲登進士第補秀州司法參軍益自

厲究覽諸書持毋夫人喪既除調杭州於潛縣令詔以六科舉士包文蕭公拯歐陽文忠公脩吴孝肅公奎皆薦公可備親策所奏論説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鬯讀之令人感動嘆息一時傳寫摹印目曰經緯集韓忠獻公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此令之賈誼也及試祕閣偶朞喪不赴會置局崇文院校定四庫書召公編校改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三年京師大雨水英宗詔求直言

公獻疏言時政七事要務十五事凡萬餘言至到懇惻事皆可行屬英宗不豫疏入不報歷祕書省著作佐郎祕書丞便親通判杭州事未行丁校理憂 闕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六　　宋杜大珪編

蘇文忠公軾墓誌銘　　蘇轍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

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
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
和仲世家眉山曽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
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
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
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毋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

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秋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産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熈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

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御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

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
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
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
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
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
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
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
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

者亟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不獲安撫轉運使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

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窓從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

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

言亦不敢默視也縁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
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
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鍜錬久之不決上
終憐之促具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
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
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
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氷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

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即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

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悦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剌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
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
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
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
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
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
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
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

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
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勑置獄逮治而
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
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
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
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
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
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

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從之由是呉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

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

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粮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

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 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

文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輙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来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

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

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順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刼殺鑾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于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

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㦸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于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

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于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勑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

教軍校饕食其廩賜故不敢向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

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
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冦為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鋭故相龎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
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
奏為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
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
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
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

侍從齒嶺南編户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飲食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祐三

年大赦北還初從廉再從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歳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

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于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黄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

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順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説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

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顔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　西宅于眉　世有潛德　而人莫知
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　公幼師焉　其學以光
出而從君　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　不謀其躬
英宗擢之　神考試之　亦既知矣　而未克施
晚侍哲皇　進以詩書　誰實間之　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　焚而不灰　不變生死　孰為去來
古有微言　衆説所蒙　手發其樞　恃此以終
心之所涵　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　光溢雲漢

耳目同是　舉世畢知　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
絶學不繼　如已斷弦　百世之後　豈其無賢
我初言公　賴以有知　撫我則兄　誨我則師
皆遷於南　而不同歸　天實為之　莫知我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七　宋杜大珪編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李清臣

熈寧元豐間天子本道德以制作憲度官共其事吏食其力兵閑教令民順職業後先小大治有條次已而年穀屢登府庫羨溢風俗醇朴四夷賓服有相臣充實左右天子協濟文武自初曁厥終靡不在事歲巳未秋病不能朝天子遣中人將太醫診治有間時慶壽宮違豫

上憂恐奔走群祀大赦罪人十月乙卯太皇太后遺詔出公欲赴臨詔止之公聞上哀毀過度耿耿不食復請入對上使諭指御羸茶彊起疾動則平復益進當體此意公奏曰臣受國厚恩不得班慶壽殿伏哭盡哀又不得望見陛下顏色慰解聖意臣抱恨死不瞑矣乃許成服大慰前一夕習步履拜跪力不勝仆地即拜章言臣不幸犬馬之疾寖以弗瘳臣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罷相位歸骨丘墓手詔慰諭還其奏章七上弗已明年春

肩輿歸第遂拜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宫使四月甲午朔公薨聞天子嗟悼為再罷朝臨奠涕濡御衣訪諸孤所欲諸孤稱遺戒毋干朝廷以私上益悲憐其志遣使賜龍腦香水銀以殮特贈司空兼侍中録其子孫七人家以行狀上太常請謚太常合博士議皆曰公在法應謚公少立挺特華髪愕愕不茍不妄動中繩凖與世寡合而蚤為英宗所識不嘗援助而出于主上自擢事君盡其心不以己之利害易所守方盛明之時洞照群下

有如太陽正中萬物呈露曲直短長弗藏毛芥公道是
先端人是使而公立朝更東西府幾十年恩禮始終無
少衰缺逮其歿士大夫追評指數無得而疵正而可法
非公誰哉宜謚正憲衆應曰然將葬吳氏孤又謂李清
臣曰自先公總史事君嘗為屬子其銘清臣再拜跪曰
公德義勞烈實應銘法謹按有吳君子延陵季札之後
是生相國字冲卿其先為建州蒲城人肇緒自札而子
孫散居南方顯微下歷千餘載至公之曽祖進忠不仕

唐末祖諒明儒學教授鄉里皇考待問登咸平進士第官至尚書禮部侍郎老于家公初緣父蔭補太廟齋郎凡正肅公育及次兄京方皆科選高等知名而公試武成王廟亦第一學者誦其文辭明年中第歷濠州鍾離縣尉應天府穀熟主簿召直講國子監秩登州蓬萊縣令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往往喜燕惰與宗室狎習公齒少獨正色飭厲自首弗與雜坐笑語宗室加嚴憚更為闢除聽事施講坐聽所誦說英宗在藩邸心已奇之正

肅公知開封府公以嫌解宮職作宗室六箴上奏仁宗命分録賜南北宫英宗得之書為屛以置坐側又獻所為文授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正肅迎親在長安公求通判河中府父喪服除復知禮院權判尚書吏部南曹自大理寺丞再遷為太常博士歐陽文忠公判流内銓張俅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旨以二人常犯法並循資明日引對與文忠公立殿陛公即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仁宗諭所以然會文忠仇家奏宗堯父

宿顯近疑有司用宿故授宗堯文忠出知同州公上疏
辨直文忠復留修唐史而公以此改知禮院溫成皇后
葬宰相護喪太常屬僚多守禮異議主吏迎官長意用
印紙行文書為私便不關屬僚公即移文開封府按治
會御史亦有言宰相謂公諷之出知高郵軍數月仁宗
特召還判太僕寺改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徙開封府推
官舊制用軍將分典八廂寓繫罪人或賕請弗至則械
置空舍距閉飲食公始奏置使臣察廂事徙三司戶部

判官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陜州至則擿猾吏傍緣公事為姦者置于法裁符厨傳饋送將迎皆有程式曰州當大道太守用民力買譽過客邪軍士過或病不能就道以官舍寄留飭醫師護視較失亡有罰以尠死者徙京西路轉運使唐州流人自占曠土貸與五百萬為買牛錢約豐歲償官仁宗遺制優賞作治永昭陵京西財賦褊迫州縣莫知所出公優柔調度民不知勞密縣稅輸管城人久便安之守臣請輸河南衆憚費愁恐前本

道使者不為言公論列乃如舊妖人李浩挾術惑衆逐之貴人子弟有七賴犯法者亡所貸部中清静英宗即位思遷兵部徙淮南路大理寺丞譚宗道縱妻楊氏轢蹙其同産妹至於死州庇覆不治公得其狀以奏詔流江南遷工部郎中又徙河南路賜三品服道由京師前此英宗數訪公所在及對加勉勞半歲召為三司鹽鐵副使上即位思遷刑部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面諭先帝知卿久因道所以任用之意公頓首稱謝時君卿

遷官當草制公奏君御蒙恩太亟上為降一等面擢知諫院判國子監兼判太府寺與修英宗實録詳定轉對封章提舉集禧觀事上言朝士親歿或槀葬數十年宜限年使葬遂著於令河北水災地震為同安撫使繕城郭守倉廥卹流亡逐不善吏薦引其廉良民心始安還朝中書進擬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詔以他官代之留不行以親嫌辭諫職改知審官院權判尚書禮部管勾都水監實録成遷右司郎中權三司使公事

邠州守訟解池鹽法非是詔詳決利害公區別條奏法得不廢召入翰林為學士權三司使進拜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位數年詔諭中書稱其盡瘁事國拜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樞密使群牧制置使京城騎馬嘗以三月出牧八月還廐廢田十餘萬頃牧卒患苦鄉曲馬以暴露歲月遂乃議募民耕取其租食馬自是罷出牧配卒遇寒月令所在留役使須仲春乃上道全活者衆又請十惡非死罪許原赦勸其自新置武學收召謀勇

以養將帥之材合禁兵疲老者為數營居于城中擇文臣第差役及建募廵檢兵曰土人知道蹊徑且無服勤戍也凡進畫圖慮恩省湛密同列服其精審曲當事多施行者王荆公辭位拜公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請置局修仁宗英宗史命公提舉乃為凡例以進賜對天章閣又言賜功臣號本唐艱難時以寵慰武士大臣豈宜用此及建置義倉皆從其請十年為南郊大禮使因言親祠太廟在仲冬是為烝祭而功臣不預配享

郊主禋燎而不先燔柴議禮者以公說為是時天下大
法已定内外晏然事關大體多人主親決公退食雖對
家人未嘗講朝廷事其陟降左右措置機務進退人才
至于詔令已下人始知之亦莫知其誰何賛助議所主
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與之間禮意篤備而一時更制
効見太平則知宰相必有以當上心而其事業不待言
陳而可見也公家自正肅公貴曾祖已贈太師祖贈中
書令皇考贈太保及公為丞相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封周夏秦國公祖妣陳氏亦自吳國太夫人更漢國祖妣葛氏自越更唐國妣李氏自楚更衛國公娶李氏右諫議大夫宥之女封鄭國夫人子男三安詩國子博士安持太常博士權群牧判官安時太常寺奉禮郎早卒女四長適殿中丞歐陽發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呂希績次適光禄寺丞夏伯卿次承事郎秘閣校理文及甫孫男六儲偃佯仰偓僎佯大理評事餘皆守祕書省校書郎公學術通洞古今其文章論議簡潔無長

語以經為師有遺藁五十卷享年六十元豐三年十一
月丙申葬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之原銘曰
惟氏勾吳　源自太伯　季子不侯　夷衍厥澤
系系仍仍　重雲累曾　建公之先　始從于閩
考遷京邑　世益以振　公生而異　亭凝粹秀
考共弟順　發聲自幼　道學德物　取用有餘
弗倚弗跂　中正之居　惟聖天子　有偉制作
匪我相臣　孰與究度　法令斬斬　膏惠油油

兵開士教　農敏于疇　天子聖矣　相則吳公
帝念厥勤　蘄罷崇終　隧土不騫　篆石不勒
後千斯年　人有遺則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王珪

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
也皇曾祖曾國公諱徹皇祖晉國公諱祐皇考魏國公
諱旦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
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

氏維公皇考實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
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於四夷可謂
賢相矣方其甍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為太常寺太祝
遷大理評事同句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
士院賜進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潁州更懷州許州累
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
帖館職公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
知濮州運使欲加賦瀕河之田公言曰者河以本道而

民困於失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
乎於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
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為侍御史道輔出亦出
公知鄂州罷配民計口售鹽鄂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
知宿州慶歷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
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
陽修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輒
遇事感發嘗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

之論則中書不敢以自行願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無可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為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浸滛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令内外無名之費數倍於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謹官爵以賞戰勞其議

為公止仁宗聞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
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
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為戒它日曲召諫官歐陽
修與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
避特皆賜服章非繇宰相言也於是賜公三品服除天
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
苛為明獨公為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覆折
二稅羨緡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為涇

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屬河東轉運使劉
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己坐得罪而公所市無
私民猶降公知華州既而言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
裏行閭詢為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既奪詢裏行
亦落公職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袁氏
憂服除知兖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即除龍圖閣
直學士兵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中密詔馬軍

都指揮使范恪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柰何障門更以動衆耶公於時晝夜檢訪姦擿都下為之肅然當建請置使院判官主熟事置八廂官決輕罪罷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閣學士為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勝公為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唯行於兩州歲加鑄

無止故錢輕而貨重商旅不能通行公為罷鑄十年而
物價差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廪賑救民得無流徙詔
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録
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為群牧使知許州歷
諫議大夫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英宗初再遷兵部侍
郎治平元年秋虜寇静邊寨權涇原帥陳述古與副緫
管劉幾議進兵不合虜侵圍童家堡天子西憂以端明
殿學士又知渭州既入見英宗諭曰朕知學士久令邊

陲有警顧朝廷誰可屬者其勉為朕行於是酋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則虜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潘隍三周屬羌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為築八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父子皆感泣曰誓不敢忘我公之德所部東西兩路廵檢比分領弓箭手

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為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為明珠滅臧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貫令復往總管狄青曰賊方據險設伏以待官軍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公曰偕死則俱往青討不得行偕卒能以死致其首完所築堡而還番官密斯哥本天水羌也嘗與賊為用始州欲羈縻之因請以為

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公即聲其罪械還本族旣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之後必為邊患公曰吾在邊虜未嘗敢輕入彼斯哥何為也公一日燕堂皇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搖關中當且納之固知虜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虜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莫如公所料改澶州觀察使為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令

天子即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為河東四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栰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今人每過公所作堤而留歎之晉薦饑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餘萬人及公去州人迸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辭不拜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以疾求補外留兼提舉醴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顧不能任君

事願還政于朝遂加工部尚書致仕職如故故事致仕
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
時人榮之公少感槩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
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上前其言不屈於勢
權然廑於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於引拔與人交周旋
無不至不藏怨於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
公卿者多出公後慶歷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
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為而間至于不次用人於

是論者皆指以為朋黨及大臣者去人莫敢以為言公常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仁宗嘗命公悉上為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公晚之涇原英宗許以大用公還在道大臣入問上疾數問王某幾日當至間又趣令入見公至會英宗大漸又俛而去國也公在渭與蜀尤有愛於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於機先與收功於後其孰為愈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

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司謚公曰獻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開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原下娶李氏禮部尚書維之女同安郡夫人又滕氏給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又張氏太常博士遜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九人厚進士及第早卒固大理評事凝祕書省正字常與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令叅知政事馮公當世少從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生所為作之銘而當世為公

書既又樞密相文潞公為篆公之銘蓋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然則觀公之於人亦其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於後世以信其人庶幾公為不亡焉銘曰

允矣真宗　魏公經之　列功配食　後人是詒

公發匪馮　遇也尚少　進擊姦回　其執不撓

三邊逶長　往御貔虎　一旅不驚　終公之去

公去幾何　寇猖在野　造幾折謀　皆出公下

治平之初　必進謂公　儀儀來還　孰謂不逢

公猶有施　公則思止　尚書端明　顧豈不煒
公言猶新　刻詩在珉　作之謂誰　惟時三人

王懿敏公素真贊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禄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

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于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于政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宴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将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賁獲

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于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肇詞曰

堂堂魏公　配食名祖　顯允懿敏　維周之虎
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　懿敏在外　有聞無聲
高明廣大　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　宜宮宜堂
天既厚之　又富貴之　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

彼窶人子　既陋且寒　終勞永憂　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　佩玉劒履　晉公之孫　魏公之子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八　宋杜大珪編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王珪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為翰林學士卒時公為最少未及仕他日因類其父所為制詔奏議并自所為文上之真宗覽而嘆曰梁某有子矣即除祕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功曹參軍故宰相呂夷簡知府事時器公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崑山縣知梧州五嶺自僞命時折

民稅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又復折之公言用殆不能輸遂詔勿復折至今以便民還句當在京諸司粮料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秦州廢港口待賢二埭先是漕渠患水高故置埭以節水然歲渡舟多壞而公私不以為便公因大發夫濬渠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饑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輸米作淖糜以濟民蒙活者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換中允知淮陽軍京東歲常預支錢市帛七十萬後三司益

至二百萬公謂其法本以惠下貧而抑兼并今取多則傷農況取之未能止朝廷為減其數如初其年南郊赦書録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為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名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為疑公曰殺人以刃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異禽翔端門上既又下廷中於是左右大臣莫不以為瑞公曰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也閻

因得對仁宗數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堪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欲用為諫官中書又以為言帝不懌再遷太常博士提點京東路刑獄為開封府推官遂改右正言諫院供職管句國子監奉使契丹新除樞密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為諫官乃以直史館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經制陝西粮草與知慶州范仲淹同議邊機十餘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計甚長還知諫院前後嘗言知樞密院夏守斌經畧陝西無功而還

不可復典機密龍圖閣直學士張存辭知延州不行吏求它善郡畏避不任事宜即見斥入內都知岑守中坐賄貶光州求削籍留京師撓法不可許鄜延路鈐轄黄德和望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即誅塞下河東欲却降羌藏林族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却之足甘寇心脫納而撫之後或得為用比來邊儲不充欲施告緡令于天下百姓紛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議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益當有所裁節祖宗時皆殿試進士得人不為少今罷殿

試從南省奏名則恩不在陛下而在有司且如舊制便皆從公言又甞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景德以來迄于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内自宫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浮費數百萬慶歷二年擢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公復聘契丹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勉賫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為起居舍人權判吏部流内銓權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頃之願治郡得知兖

州弛本州所産鹽禁歲省墨欽者不可勝計萊蕪鹽鐵
舊甞十八冶今所存唯三冶户猶破産而逃公募有力
者使主冶十年予一官於是冶無破户而歲有羨鐵百
餘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為樞密直學士鄜延
路經略使知延州元昊既稱臣公遂徙重兵内地復安
定黑水園林三堡置摧場于保安鎮戎軍招還金明屬
户三千餘帳元昊曰前所掠蕃漢生口有誓詔兩不復
還矣遣人屢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鄆治葬事過

都除翰林學士尋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澶州又為秦鳳
路經略使知秦州斥近邊土田募弓箭手自占減戍兵
東還其非要害處堡障悉併廢之又首西事以來益置
官百餘員吏以一當十大銅鐵錢以當三民間不復敢
盜鑄而物價以平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審刑院
為同群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斷
例務在重輕平法吏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密副
使左諫議大夫明堂覃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

除宣徽河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上前紛紜不能已上諭令中書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蓋自有言責其言雖過在陛下所容然寵堯佐太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用蠻儂知高舉兵犯邕州又犯沿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上欲遣使招安會廣州得賊將黄師宓偽榜且言知高願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若爾二廣恐非朝廷所

有臣不敢與聞因命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經制
南事及賊平上顧輔臣曰鄉非用梁適言南方安危未
可知也御史裏行唐介既彈宰相更援致舊臣上怒急
召二府付介所留章介猶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豈御
史當薦邪叱介下殿殿中莫不愕顧明年參知政事契
丹又遣使來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
國令輒易曰南朝北朝矣詔中書樞密院共議之公曰
此易屈耳當荅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

令無故昌為自去也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五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入内都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為真節度使公
謂它宰相曰内臣無除真刺史者况真節予仁宗念東
宫舊臣獨守忠在已嘗許之公執以為不可帝意未決
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為節度使臣
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小殮于皇儀殿公
曰皇儀不可治妃喪然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

以公為園陵使公曰嬪御無園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既與執中内不合言者得以秉間傷公公亦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鄭州纔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為秦州時初建古渭寨距州獨遠間為蕃户所寇鈔及益兵拒守而它蕃户多驚疑公至則具牛酒名其大族瞎藥雞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而蕃漢終公之去安然自居公兩在秦民為立生祠歳湍求内徙遷尚書左丞知永興軍西人盜耕虒野河西田數千頃朝廷欲更定封

界乃拜公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河東路經略使知
并州盡復西人所侵地仁宗遣使嘉勞之未幾暴得風
眩求罷邊易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知河陽英宗初
易昭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曹州又
從兖州數上節有司復以為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
既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令上即位遷太子太
傅熙寧元年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侍祠公以疾不能
至上懷思之不勝賜襲衣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

于鄆州遵化坊之里第享年七十訃聞輟視朝二日上發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門下贈司空兼侍中謚莊肅四年九月三日葬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公少英拔自初立朝凜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凡大議論辭氣愉愉待計而已決蓋決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犯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邊尤有威名羌戎為之遠去嘗為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事晚數勸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

世多闈所著文集三十卷曾祖諱惟忠祖諱文度考諱
顥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夏魏周三國公曾祖
妣衛氏祖妣鄒氏妣閻氏封商韓唐三國太夫人兄固
祥符中進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
七男彥昌職方員外郎彥明都官郎中彥回屯田郎中
彥通彥開國子博士彥昇殿中丞彥深光祿寺丞三女
以嫁都官員外郎張玠試秘書省校書郎王佑光祿寺
丞程伯孫孫男二十二子駿子王光祿寺丞子美子厚

子野大理評事子雄子諒子建子直子誨子憲子恕大常寺太祝子顯西頭供奉官子晉將作監主簿子挺太廟齋郎子問子鐸子罕子約子履子博子敏曾孫男三

希祖恭祖光祖銘曰

公世有文　自周實發　匪又發之　而子又傑

嶽嶽維公　敢前不疑　一心險夷　卒成無隳

公之秉鈞　風雨和豫　行道之人　式歌且舞

事有未安　予何敢泰　以規以劘　維義所在

公臨方垂　神旗豹尾　風揮電旋　萬旅一指
維公勞勤　匪內則外　亦有寵名　文武之對
於皇仁宗　始終知公　出入將相　一時之隆
方其告休　公則未老　邈然去歸　高風是蹈
崇崇園丘　孰陪在祀　有懷公來　公卒不至
葬公何阡　執政故里　公名之長　以遺萬世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德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九　宋杜大珪編

范資政百禄墓誌銘　范祖禹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禄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

唐末避亂徙蜀為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祿字子功曾祖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鍇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龎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為長公其季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捨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為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辭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為應天府楚丘主簿渦河役民

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爲

佛事三日爲公謝以薦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

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

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

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

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

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

內之私輕也冝殺而隆之冝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為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秘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名對固辭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

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為患公奏曰陛下勤儉之德出于天縱令有司乃以方士所無有而求市于民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稅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永懿者以贓虐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令領郡政名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

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淯井官軍覆敗選部使者經畫其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官熊本為察訪專節制使者聽於軍所羅箇墓夷數千人窮蹙請命裨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乎本矍然遣屬官程之元持檄畀昌言受其降名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奏乞以清閒之燕名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對所以勞倈安輯之

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謂治務有先後理勢有緩急令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令固有未便設復為此而至於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為訐激朝廷小事有所不言所言皆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

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於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係也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為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詿誤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

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寛易請薄其罪使得自
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拔或非其人事任過重且許
辟名布衣為條謀公上疏曰令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
有以勲蔭恩澤用有以㾓敗收有未甞歴邊任經戰陳
有以故羣盜得官而才無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
有微功而遷官顧詳覈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
校其所長條而伍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
以上且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發賜鎧

甲以寵軍容所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麤暴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為人指蹤而未可蒞衆也况又委之辟使臣許以察官吏小人處此必有乖忤識慮無取紀律不明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閲餘即付之州縣而罷衆諫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寛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曼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為陛下輕重以

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
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𢇁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
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勵官
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𢇁而不
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恱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
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
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鍜
鍊士寧罪公奏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

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稅久之上察其非罪就除提㸃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為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名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温公議復差役法公謂温公曰熈寧初其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為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寛民力可也温公不從及議郡縣

吏因差役受財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令日執事而受財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旣以重法繩之將見當黥衣赭充塞道路矣温公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名儒臣講讀經史宴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為樂也祐歎服次會同館説儀

制公為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為法者邪反覆詰問虜屈而從之遂兩宣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强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而温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温公曰强盜可閔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則不可令予之死則二

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温公復書曰鬬而救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蹊田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此介甫鵪鶉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滅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滅人之國而欲復之也故有蹊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訟息矣令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為例則差之毫釐後將噬臍其可得邪温公不能

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眞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按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密至有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勘至元豐删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罪不憚論殺因以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

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于上有詔例在有司者収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令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為筦庫者患之

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
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
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悦服外選所以便遠官
久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為宜領詳定省寺
敕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
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
令犯法及死亡皆勿補不數歳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
於是吏胥之去者怨讟嚚然至有棄妻子凍餧而死者

吏額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趙君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卬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閱舊牘得神宗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歸納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先帝詔書并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為便

見公奏不悅既還尚書省以詔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為中國之險要自大吴決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敵中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胡之名而無禦冦之實令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冦之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為辭是欲動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敵中失險阻之限

是大不然何者大昊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敵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北去可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

嘗復回于故道也令河行大伾之西至于衡漳北過洚
水至于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會獨流口入
界河東歸于海合禹之績前人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元
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横議王孝先俞
瑾輩緣旁以自進爾臣既案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
踰月未決臣竊惑之況小吴之決先帝神幾睿斷不下
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脉絡之理
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略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更不

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令一孝先乃敢妄議乞罷修
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
外詰朝執政奏事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
欲為是役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
發出于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兾幸不可必成之功而
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絀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為
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
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自古

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徧舉於是疏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

慎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為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啓必反覆陳之歲旱以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仁祖聖謨也陛下即位之初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于人言從而修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于前俟其欲辭勿

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以安遠為令德不以來遠崇虛名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叅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廷無留事凡為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圄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守臣之功邪固請不聽復名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

名儒臣講説請上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為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為言公曰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奈何復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豈春夏亦合為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惟公獨為是説争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變郊久之辨於上前宰執皆言范某之言禮經也然上始郊祀

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熙河帥范育累奏阿里庫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千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上曰中國納敵人之叛理固不順令阿里庫未有過溫錫沁輩叛否未可知若發兵應援先伐阿里庫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踰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為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阿里庫如拒抗即討之

公奏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聞有離貳遂選置蕃官而代之邪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毫髪徒啓夏國唇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阿里庫恭順如前日育又奏進築烏哲訥密嘉矩龍川三城大臣韙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

時而息况板築之初蕃冦衝突勝敗未可知邪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除為回河之計増堤坊進緷埽公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壅過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而東流不能吞納為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豐復北入内黄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視亦無以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穪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

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材為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而已常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為欺也況事君乎平生

不畏强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已而不朞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端平之女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句當京東下卸司祖修右承務郎句當嵩山崇福宫祖述右承奉郎句當西京粮料院祖義雄

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義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群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濩浹測洌減渥濈滌液湑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為皆可法上之親學祖禹與勸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后講讀或同進對獻納

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名為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上
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內朝九五年及出守陝將省公
于洛而甍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
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大者傳信
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　陶唐之裔　自蜀成都　世顯以儒
公來造庭　英祖親策　言人所難　帝奬其直
入補衮職　神考欽明　蹇蹇匪躬　帝諒其誠

置諸左史　以遺聖嗣　乃賛書命　乃議祥刑
必本於仁　必正於經　河決而北　朔方其谷
二聖命公　往視所宜　行其無事　惟禹是師
敷文禁林　入侍經幄　辨别忠邪　以裨聖學
中書基命　考慎其人　登貳宰司　帝屬良臣
公拜稽首　惟艱于兹　在始慎微　庶終不隳
事有可否　惟獻替之　秉義執德　匪石不移
入輔出藩　四國其治　天奪之年　不究厥位

有洛之南　實惟土中　刻銘幽宮　以詔無窮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九